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録

漢

班固

上順帝陳吏事疏

郎顗

上災異封事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初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坐竇憲賓客收繫死獄中

贊纔二百餘字而文帝恭儉寬仁治功約略已盡固洵良史哉

晦庵朱熹曰三代以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弛廢弛。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

潛室陳埴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歷叙武帝尊經好古制度禮文之事彬彬可觀矣結處義正辭勁可謂高

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武帝紀贊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百家謂諸

文老筆

晦庵朱熹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論事措意極其整暇有春容大雅之

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正之成反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禮禪同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紀贊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

致

叙述所聞用筆輕儁在論贊中又是

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繇讀曰傜）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成帝紀贊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一格

援引周秦論列漢世或詳或畧極錯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讀曰耽）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於邑短氣貌○於音烏）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

綜變化之致纚纚千言讀之唯恐其盡

水心葉適曰諸侯王表言諸呂時賴諸侯彊而存王莽時以諸侯弱而亡此黏合論事形是而

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蕃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板之詩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阸者狹也陿者踦陿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䟁不安也○阸於懈反陿音區分為二周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

實非也如意鴆死肥幾不脫死友飢死建死不嗣皆高帝親子何足賴也古人親賢並建所以為民也夾輔一家自為久存之計此後人以私意疑之也秦雖廢其法漢雖襲其名存亡之實蓋不在此不考德而任私後世之論大抵皆是矣

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洛陽南宮謻臺是也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皮義反謻音移然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言諸侯雖彊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既亦盡也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姍古訕字音删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帶議論

臣熙曰大意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更為朕暢覩周秦

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歳此所謂過其歷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

之得失可以知西漢之盛衰叙哀平間事尤極俯仰感慨之致

臣正治曰諸侯王強弱關係漢室盛衰孟堅抑揚反覆娓娓言之與史遷功臣侯王年表並讀可以識一代之勢矣

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波讀如陂澤之陂）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撟與矯同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

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睽孤乖剌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分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分為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朝也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設附益之法附益之法禁其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

於論議中引用前人撰著以成文史漢中多有此體

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䭫首䭫與稽同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

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寛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臣德宜曰漢封諸侯百四十有二其待功臣亦不薄而百年間無復遺者豈坐於驕逸也故衆建而少其力賈生之論善矣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副貳之本入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間靡有子遺耗矣（俗語謂無為耗○耗音毛）罔亦少客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

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共恭同湯法三聖殷氏太平三聖謂堯舜禹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虞舜之後于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

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續嗣也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隷死為轉屍愍隷言為徒隷可哀愍也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

建官惟賢位事惟
能紹通侯之爵乎

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東布章遴讀與吝同難行也東古簡字少也言令難行封則得繼絶者少若然必布聞彰于天下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外戚恩澤侯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

此序逐段用意特見文心

鹿門茅坤曰此文調方而整頗開東漢以後門戶矣

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

臣廷敬曰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此漢制也國有峻防其如自毀之何王陵亞夫真社稷臣矣

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脩侯周亞夫也。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于小國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為喻也寖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筆力矯健論次凡數十人絶不覺其煩重

白水劉子翬曰武帝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弘寬之儒雅專事阿諛湯禹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之定令多務嚴急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弘羊剥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助騫之徒皆啓倡邊事在唐虞三代不免放流誅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疎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版築飯牛之朋已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漢之得人於玆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

立論雖駁史遷文之抑揚盡致猶大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名信臣名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傳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籑與之

類其筆法

臣鴻緒曰丈人相譏自古已然明哲保身何班生之卒陷吏議也

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摭拾也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臣乾學曰遷論事指歸甚正若孔子無封爵而列之世家序戰國諸子而統之以孟子荀卿又採魯論為七十子立傳若老子則斥之同於申韓而別序儒經諸家曰儒林千載論定究不能出此矣

疏略或有抵梧（抵觸也梧讀曰迕相支柱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迹

鋪叙處如閒雲卷舒自成變態

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大雅烝民之詩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

鄭弘等傳贊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臣英曰以賢良文學相形立論意在責桑弘羊之言利田千秋之括囊也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斷丁亂反行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

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正曲曰撟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若

吏必本經術以廣教化始能嘉惠元元登風俗於淳古此循吏之所以可貴也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濶而相國蕭曹以寛厚清静為天下帥（帥遵也）民作畫一之歌（民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鳳洲王世貞曰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精銳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潁川彼其敦本節嗇興教禮義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言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

意若欲纔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

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

洞見本原語語鄭重有關世道昌黎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廩廩言有風采也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

原道大意多出於此

守溪王鏊曰班氏貨殖游俠二傳議論純正

㭬者（皁養馬者也隷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㭬守夜擊木以警衆也○㭬吐各反）其爵禄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雚荻也械者器之總名○雚音桓）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鷹隼未擊矰弋

鹿門茅坤曰班掾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上一等矣

不施於徯隧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隧徑道也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茬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上牙反蘖五葛反夭烏老反蝝魚麛卵咸有常禁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母殺孩蟲母麛母卵○蝝弋全反麛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稸與畜同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曰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圉謂禁守其人禮誼不

立言極其正大覺史遷之艶稱歆而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唅含同菽豆也○裋音豎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不純矣

東發黄震曰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埀訓萬世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戹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帥以赴平

鹿門茅坤曰班固譏太史公云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故其所指次諸游俠處稍稍歸之正

臣士奇曰四公子後豪俠盛興好事者以為莫談不知實關于王者之迹班氏謂不入於道德誠為至論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搤捉持也掔古腕字○搤音戹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與許也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

收碎首齒著於門閭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于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

每段論叙中斡旋一二語遂覺神采飛動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西域傳賛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値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臣杜訥曰述西方諸國瞭然如聚米成圖班史縝密乃其所長

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巴巴州俞渝州也巴俞之人勁銳善舞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衍者也魚龍者初為大魚後變成龍皆假作以為戲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

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附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

忠告之意敦廹於中故見之書牘婉惻而周詳寔不知戒愚孰甚焉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玆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辟竇憲府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不能容棄官歸

誡竇憲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

西山真德秀曰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常考之田蚡之驕横蓋僅而獲免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邛

憒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郯氏

成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邾故云邾氏丹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武陽侯陽侯之族非不盛也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戒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曰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器之拜郎中終光祿勲

勸興儒學疏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儒學之興莫盛於東漢至安帝時文教寖衰流風媮薄矣此可謂匡時之論

臣熙曰叙明帝興學麟麟炳炳儼然辟雍鐘鼓之風想見橋門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

環聽時也

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

辭。諓諓諂言也諓音踐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註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名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

典質不飾嚴慄之色溢於簡冊

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忠字伯始沛國洨人司空寵之子論事切直終尚書令

論喪服疏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闕還職至元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耕道尹起莘曰安帝元初三年初聽行三年喪至是纔六年而復禁之雖以陳忠之切諫不能奪宦官之所不欲人心之不肖甚哉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臣有大喪至此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寧告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論語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

臣正治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墨衰從吉自不可為訓伯始此疏有功名教非淺

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初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

叙述古人雖爾繁稱遠引然用意深至彌覺款曲

甘陵之思甘陵安帝母陵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疏入宦竪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等議遂著于令

容諫疏時因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昌入奏事高祖方擁戚姬昌走出高祖逐得騎昌項曰朕何如主昌曰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盎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上悦武帝納東

臣德宣曰從諫如舜猶震驚乎讒說惟畢照其隱而能容之所以為濬哲也

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董偃置酒宣室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上善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汙車輪上卒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推宋景之誠〔宋景公熒惑退舍事〕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

古樸之氣樸直之辭

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言中使疏 安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湧溢百姓騷動忠上疏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

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并必信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濵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蝝蝗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

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托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恚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得幸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為中書令恐元帝一旦納用左右閒已乃取一言為驗嘗被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開之

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上以為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計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素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阿傅大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事商坐免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明而切簡而健自是灼見本原之論

翟酺 字子超廣漢雒人仕至將作大匠為權貴所搆斃於家

諫外戚疏 安帝始親政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擅權酺時為尚書上疏諫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通仕秦為博士後歸漢彼非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

臣乾學曰外戚之釁炯戒歷然誠令內有明德馬后之識外有司馬孚武攸緒之賢庶幾能保家矣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喻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于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實

也此出春秋保乾圖恐非孔子語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謂權道也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

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熙然有古光持論亦復精塋

可息豈年可拓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為朝歌長拜武都太守遷司隸校尉終尚書令

請復三郡疏安定北地上郡遭羌亂郡縣皆荒詡上疏請復從之使謁者督從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以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

溉水春河漕以水為碓由河轉漕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林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再遷尚書令司隷校尉

守長於民最親賢否關閭閻休戚疏內徵引極為典切

水心葉適曰左雄言漢至今三

上順帝陳吏事疏 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 七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家宰家伯膳夫仲允內史聚子趣馬蹶師氏楀也 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

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治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明達政體修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植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但側席寡聞私意偏說為後世言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五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揚雄長楊賦曰秦窫窳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治之害外強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臣英曰論吏治以久任責成功以治效核名實允為經世之言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為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懐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

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鬬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廷見令尹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滑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鉄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禄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調徵也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令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人林反）寬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陽嘉中徵拜郎）

造語精核故不厭其繁縟

中不就歸家後為同里人所殺

上災異封事　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之言正政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

臣杜訥曰警切中却多抑揚頓挫瀾迴風湧文致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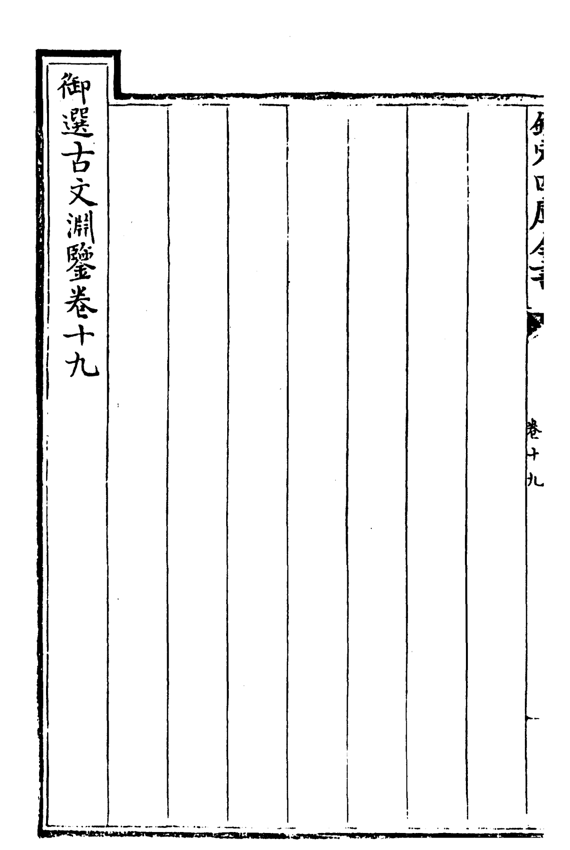
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內虛而氣無窮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滋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

儉夏后卑室致力盡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前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正月三日至乎

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

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